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六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崔嘏

授令狐定右散騎常侍制

授崔璿等給事中等制

授李方右諫議大夫等制

授姚勗右諫議大夫等制

授李訥中書舍人李言大理少卿制

授裴諗中書舍人制

授裴諗知制誥制

授崔瑤等起居郎制

授裴諗司封郎中依前充職制

授蕭鄴翰林學士制

授宇文臨翰林學士制二首

授沈詢翰林學士制

授崔蠡尚書左丞制

授盧宏宣工部尚書制

授盧懿吏部郎中制

授韋博司勳郎中等制

授馮韜司封員外郎等制

授宇文臨禮部員外郎制

授李隲祠部員外郎等制

授李渾比部員外郎等制

授高宏簡司門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授蘇彰屯田員外郎制

授溫璋侍御史制

授盧就等侍御史制

授李種韋渙裴達殿中侍御史等制

授鄭韜殿中侍御史制

授蔡京趙滂等御史等制

授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

授李毗集賢校理等制

授楊魯士長安縣令等制

授盧攸河南縣令等制

授蔣邕濟源縣令制

授元壽陸渾縣令制

授紇干泉江西觀察使制

授鄭亞桂府觀察使制

授李偁隴州刺史兼防禦使制

授薛廷範淮南副使制

授盧戡桂州副使制

授鄭齊之靈武副使制

授鄭公輿鎮州副使等制

授田密相州長史等制

授王叔政洪州別駕等制

授崔郁南鄭縣令等制

授李瑤雲陽縣令等制

授高元裕等加階制

授內諸司及供奉官敘階制

授韋慤裴識等加階制

授李駢等加階制

授孫簡等加階級制

授盧宏正等加三品階制

授內官加階爵制

封石雄妻索氏涼國夫人制

封竇滌等毋邑號制

授韋正貫京兆尹制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六

崔嘏

嘏字乾錫舉進士復以制策厯邢州刺史改考功郎中擢中書舍人李德裕斥爲崖州司戶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

授令狐定右散騎常侍制

勅前西川節度副使令狐定夫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獻納必求明誠端厚文而不佻者以備吾之顧問今以定業茂儒素道光縉紳恬於晉取之機鬱有貞方之譽踐厯

華貫周旋正途佐台席而籌畫居多登副車而聲猷甚暢
從知旣久畢志方歸嘉其委質之誠寵以附蟬之貴阮貂
換酒潘直逢秋旣榮高閣之居亦有達人之美勉思清切
以遂優游可依前件

授崔璿等給事中等制

勅瑣闥冠三省之高奉常列九寺之右凡所選擢必俟才
賢惟爾璿以賓筵雅度早踐霜臺儔以正殿雄詞超昇省
署文雅當於題柱列郡洽於褰帷迭居貳尹之雄並處亞
卿之列而皆本以明敏發爲文學玉在涅而不緇金投火

而彌勁眷言久次是用遷昇我有絲綸期汝論駁我有金石資爾諧和無忝官常自貽公讓壽可給事中儔可太常少卿

授李方右諫議大夫等制

勅居諫納之地副銓綜之司致予聰明適彼倫要自非端方正直之士檢身御眾之才則何以輸及雷之忠誠奉提衡之藻鑑爾等皆擢秀瑤林飛華桂苑早登俊造共許清貞入憲府而自竦孤標厯文昌而更光列宿分符茂績遠繼於龔黃視草雄詞舊推於賈馬是用擢居右省陟彼首

曹爾宜徵五諫之司佐三銓之任無疑逆耳必在精心勉服寵光益揚善價可依前件

授姚勗右諫議大夫等制

勅朕高居穆清端拱思理尚慮旒纁蔽吾聰明故精求諫納之臣投我藥石之語而天官正郎地連藻鏡職佐銓衡必資明幹之才以副經通之目以勗端方雅厚正以操心以簡求和易周旋敏於臨事而皆富文奧學早昇俊造之科利用長才累處重難之任是用擢於粉署置在禁垣昇自外郎膺茲首選爾其詳求五諫左右三銓勉思及雷之

忠更致提衡之美勗可右諫議大夫簡求可吏部郎中

授李訥中書舍人李言大理少卿制

勅禮部郎中知制誥李訥等彰施帝載潤色王猷朝出乎
九重夕馳於四表必資其金相玉立之器懷其騰蛟吐鳳
之才以發揮人文流布天澤而臯繇作士暮明以贊至理
定國持刑公平而昌後嗣使匹婦無實霜之嘆遐毗離東
溼之冤陰陽氣和手足可措必在乎理獄之官明慎用刑
哀矜守法今訥言等皆以器能犀利文彩光華演綸推倚
馬之工剖竹著懸魚之化以茲遷擢誰曰不然勉吾右文

恤刑之意也訥可守中書舍人言可大理少卿

授裴諗中書舍人制

勅居禁密之地聞善則遷當演綸之工有勞斯陟此所以
光吾侍從榮彼縉紳翰林學士司封郎中知制誥裴諗家
承茂勲身有羶行早襲弓裘之業克隆堂構之基間澹自
居囂浮不染自擢居內署掌茲制命謹密無曠馨香有聞
問對備見其一心敏捷共推其七步況臧孫有後且聞得
鳳之音枚乘多才雅蓄雕龍之妙爰因滿歲授以正名爾
宜思宏用以致君勵精誠而正己慎爾聞見奉吾周旋無

彰溫樹之名克保詞林之美可依前件

授裴諗知制誥制

勅傳曰有功德於人者其後必大伊爾烈考勤勞王家出
有平寇之功入有致君之志式多令嗣以承清基惟爾諗
生而有文弱不好弄中蘊明敏外涵清和藹然君子之風
蔚有賢人之操自擢昇翰苑入侍禁闈勲必知機靜而適
道大玉之韻清越以長小山之姿貞芳自茂是用資其粉
澤演我絲綸斧藻方耀於鳳銜揮灑更期於鴻筆式光帝
載無鬱王猷可依前件

授崔瑤等起居郎制

勅載筆赤墀之下掌禮曲臺之中注記行而鉛槧是資褒
貶當而縉紳知懼顧茲所職豈易其人而擢備宮僚亦爲
佳選以瑤貞規素履紹克儉之家風以礪秀質清門承定
傾之祖德以瞻雄詞麗藻躡珠履於賓筵以景表退跡安
時寄霜華於憲署我之自得爾亦薦聞各膺寵擢之榮自
有雲霄之路可依前件

授裴諗司封郎中依前充職制

勅臺郎望美詞苑地高梁列宿之輝華參起草之宥密自

非風儀玉立器宇川停摛挾天之雄文蘊擲地之清韻則
不足以膺我妙選爲時美談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裴諲
襲慶于門騰芳戴席端莊抱吉士之操謹默得賢人之風
灼若春華皎如瑞素自擢居文囿參侍瑤墀進對益見其
周詳詞旨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鑒之舊職榮粉署之新
恩保乃休光更流芬馥可依前件

授蕭鄴翰林學士制

勅監察御史蕭鄴吾內有宰輔重德作爲股肱外有侯伯
虎臣用寄藩翰至於參我密命立於內庭卽必取其器識

宏深文翰道麗動能持正靜必居中指溫樹而不言付虛襟而無隱此所以選翰林學士之意也前此數者鄴皆有之是用拔於羣倫寔在親近勉爾端行副吾精求可依前件

授宇文臨翰林學士制二首

勅吾方以文化天下期於太和故左右侍從之臣詞林宥密之地必求其性識宏茂文藻道麗以備顧問以參周旋聞爾清直無徒雅厚自處富有天爵蔚爲詞人是用輟自儀曹置於翰苑惟端靜可以承渥澤惟敬慎可以期遠圖

資爾令猷副我殊選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其二

勅禮部郎中宇文臨吾外有輔臣以匡大化中有股肱以
總樞機而發揮絲綸叅侍顧問司我耳目廣予腹心惟是
東求擢居近密以爾詞賦清才珪璋雅韻抱孤貞以適性
竦端介以操持處眾流之中不爲自異居慎獨之際克念
無私由是選自文昌昇於翰苑爾宜一心以奉職勤百慮
以省躬勿怠疏遠副吾恩顧可守本官充翰林學士

授沈詢翰林學士制

勅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沈詢參宥密之命處侍從之地
居可以備選用於他年動可以承顧問於此日不獨取文
翰道麗之才亦必求孤貞雅厚之士惟乃祖在建中初以
懿文興學司我元良乃父當元和中以清規茂行典我文
誥能流積善之風鍾爾挺生之秀是用思彼前德擢於後
來置在禁闈光我詞苑爾宜勤其身以勞夙夜宏其用以
新志業無俾枚臯嚴助之流獨承榮於漢帝况職當視草
官列諫垣宜思及雷之忠更潤演綸之美可守本官充翰

林學士

授崔蠡尚書左丞制

勅提六聯之紀綱總一臺之樞要自非才識兼茂風標峻
整則何以統攝羣吏肅清眾官前天平軍節度使崔蠡軒
裳積慶文學藻身黃鍾涵待扣之音青萍蓄善割之利早
分列宿獨膺題柱之榮入踐禁闈共許演綸之美累居重
任亟換名藩貢籍銓衡必登於藻鑑觀風馭眾益顯其長
才廉車扇愷悌之仁將席蘊韜鈴之畧情惟戀闕志在推
賢詞必由衷事多餘美顧我任才之意當爾受代之辰言
念前勞載加新命爾其瑩秦臺以分美惡操漢律以檢尤

違必俟端標用分曲影可依前件

授盧宏宣工部尚書制

勅朕嗣膺寶位繼統洪業思與藩方大臣披其雲霧況中外遞遷勞逸更處當用才之日急病是思及求舊之時任賢斯切而中臺爲政理之本冬卿亦統任之基方藉舊僚以裨新政前易定節度使盧宏宣自薊門陷戎爾以舊族遷于洛京惟是冠昏喪祭之儀禮讓敬恭之則推於四姓耀此一門而能自以文業吏師馳驅當代厯踐華顯載茂休嘉累登齊壇常領京邑功有成效人無間言及罷將軍

之麾幢解刺史之印綬來朝絳闕益見丹誠是宜正彼六
聯昇于八座曳文昌之履通秘殿之香更增北斗之光輝
或重南宮之喉舌承我休命爾其敬哉

授盧懿吏部郎中制

勅河南少尹盧懿總天下之缺員必先閱於吏曹郎然後
達於銓官自非神機穎利識用周密則不得備於斯選也
以爾詞鋒絢練門緒清華儒席許其溫恭士林推其端厚
自分曹洛汭貳尹三川澹於趨進之途鬱彼靜專之操晦
跡而翬浮自遠長鳴而風雨不渝是用徵還首曹榮以題

柱必能佐持衡之重任聯藻鑑之清輝勉服官常無孤所
舉可依前件

授韋博司勳郎中等制

勅韋博等頃以邊城命將肇建麾幢當警塵未息之時及
烽火尚明之日故於粉署妙選星郎欲以贊充國屯田之
謀佐武賢備戎之術旣而賓筵有耀幕畫已多薦居於沙
漠之中茨舍於戎旌之下亦旣勞績亟更歲寒念其裹革
之誠更復握蘭之美而煥本以文學傅之吏能克踐正途
久司宗祏今以三農務急九扈才難宜遷丞副之榮用陟

亞卿之列無忘素履各服新恩可依前件

授馮韜司封員外郎等制

勅分列宿之位應覆被之榮入可以封還詔書出可以分
領符竹優游於粉署之內談笑於錦帳之前苟非清才不
在斯選以韜文章炳煥獨步詞科以同靖門胄光華深通
聖典荆玉韜含章之美霜鐘蓄待扣之音是用升彼名曹
擢於芸閣文昌之地職業非輕式佇彌綸更期遷陟韜可
司封員外郎同靖可金部員外郎

授宇文臨禮部員外郎制

勅凡在南宮必資望實而儀曹之選益難其人以爾松篁
清韻瓌壁貞姿以文章爲積行之基用規檢爲修身之具
飾外以舉其衆能居中自持其謀益佐雲幕而鬱有佳聲
處霜臺而介然獨立玉墀之下益振金相載筆之間共推
直史是用遷于粉署光彼文昌勉膺起草之求無忝握蘭
之美可依前件

授李騰祠部員外郎等制

勅由憲府而入文昌自藩方而昇粉署旣爲佳選亦舉滯
才爾等皆以文藻發身馨香馳譽早茂閨門之行久從賓

幕之遊或賜告經時頗積退藏之美或綱丞上請雅膺選
擢之科祠膳清曹省闈右地勉思起草無念應星隲可祠
部員外郎陟可膳部員外郎

授李渾比部員外郎等制

勅著作郎李渾等台庭積慶文苑馳聲玉讓其溫華山挺
其芳茂幼聞詩禮在家推鯉也之賢夙稟清英行已有藹
然之舉蓬邱探討蓮府周旋頗聞編軸之功雅得副車之
體綱曹妙選粉帳華資方承綵服之榮共許應星之美爲
郎匪因於父任題柱自奏於帝知勉服鴻休更觀驥騁可

依前件

授高宏簡司門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勅司國計者統天下之財貨量入以爲用在於賦有餘也
事歸一途故必取其疆力多聞分掌簿籍俾操剗無滯精
明莫欺宏正上言以爾嘗居憲署亦領郡符通於吏術素
傳儒業是可以分列宿之位理聚人之財爾其佐我才臣
資於國用無俾健酷以罔遺利可依前件

授蘇彰屯田員外郎制

勅具官蘇彰嘗以藝能再昇憲府聞其奉使亦甚稱職往

來萬里勤勞一心而卧病經時賜告逾歲遷居粉署用應
星文勉思覆被之榮無忝握蘭之美可屯田員外郎

授溫璋侍御史制

勅大理丞溫璋朝廷用人不獨取名聲暢茂曹唱羣和而
命之至於御史府尤藉才能以責官業前時陰率眾吏構
成姦謀焚我帑聚其主事以火事上聞付于理寺而璋於
羣疑之中獨出明見比令左驗事則果然此真憲府之任
也俾戴豸冠仍加朱紱勉思奉職無忝我用才之意可依
前件

授盧就等侍御史制

勅前義武軍節度判官盧就東川節度判官爾朱杭等侍
御史居其府則掌領推按糾繩愆尤立於朝則正其視瞻
峻彼風範官號清重才資鯁直拔而用之不在階級爾就
爾杭立身有文能用嘉猷叅于將席憲丞上請咸曰得人
嗚呼神羊在庭屈軼在砌觸邪指佞二物可師無爲畜縮
以孤我誠臣之舉可依前件

授李種韋澳裴達殿中侍御史等制

勅右拾遺李種等御史府有三院凡所選用其器得以專

達必取其剛廉勁健才行兼至者則可奏而授之今種樸
重有文直而不訐司我諫納宏益仍多以澳洎達咸用詞
學器識累參賓畫研朱益丹瑩玉無玷皆可以修明憲職
振凜霜標屈軼有靈獬豸不懼惟此二物爾其師之可依
前件

授鄭韜殿中侍御史制

勅監察御史鄭韜御史府三院轉遷雖曰彝制至於用捨
進退亦繫於一時之事迹以韜立志甚賢居官稱職霜簡
在手風標竦身其長吏言請用遷陟班我殿內升爲近臣

屈軼神羊無怠前志可依前件

授蔡京趙滂等御史等制

勅監察御史蔡京忠武軍節度副使趙滂桂管副使鄭魯
洎陳許觀察判官薛蒙等朝廷之選御史雖委其長吏得
以專舉然亦詳求物議然後取舍無私憲丞上言滂與魯
洎蒙皆業於儒術傳以吏道其剛明勁果可委以擊斷其
溫敏莊肅可資其檢繩而皆久滯藩方未昇朝序吾且循
其聲跡頗契符言是用擢自賓筵置於憲席而京再覆大
獄吏不敢欺滿歲當遷吾何所恡京可殿中滂可殿中魯

洎蒙並可監察

授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

勅御史府居朝廷之中傑出他署蓋以圭表百吏糾繩四方故選其屬者必在堅明勁峭臨事而不撓不獨取謹厚溫文修整咨度而已爾等皆以詞華升于俊秀從事賢侯之府馳聲館閣之中籌畫居多操持甚固是宜持此霜簡峻其風標使避馬之謠不獨美於桓典埋輪之志無所愧於張綱勉服寵榮無忘職業可依前件

授李毗集賢校理等制

勅秘書正字集賢校理李昉等披書殿讐校之文秉東觀鉛黃之筆必選其雄詞擲地敏學通天者而授之爾等皆以後來之英前達所許人推領袖名於縉紳或荆山蘊片玉之姿或桂樹擇一枝之秀五常師於中道萬里視其長途况我台臣監領二職以爾上請是謂得人宜思結綬之榮各勉分飛之勢推輪覆簣其在茲乎昉可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澣可興平縣尉直史館

授楊魯士長安縣令等制

勅兵部郎中楊魯士等朕方以親人之任重其守宰欲使

中外迭處周旋可觀至今於尚書省御史府以時序遷者亦皆推於公議復中念孔門以政事文學列爲四科而魯士等各擅其能久而益勵付之劇縣分以名曹必能展剖繁析滯之才副題柱含香之美且有後命爾其敬哉

授盧攸河南縣令等制

勅前知嘉興監盧攸前知湖南院韋宙等國朝之制自外府正郎至於郡丞半刺不由會府之所選授者中外臣僚歲終得以聞薦而有司鍛鍊其簿籍參校其資級夏五月各以其名來上惟爾攸等或以文學再登科第或以才人

早居賓幕或以利用累司權筦之繁或以薦延久佐州邦之理嘉乃成績俾其敘遷至於赤縣銅印之榮三川綱轄之任皆吾之慎選也爾其勉之

授蔣邕濟源縣令制

勅夫任事之官親於人者莫切於令長也非其才則百里告病得其人則元元獲安况授其臣在乎所舉獻狀推允用觀爾能邕可河南府濟源縣令餘如故

授元壽陸渾縣令制

勅右補闕元壽縣令親人之任在昔爲難况我每念疲甿

思於共理爾有利用可爲此官宜輟任於諫垣俾足才於
宰邑解牛利及來鹿殊祥勉思三異之能無忽百里之地
可陸渾縣令

授紇干泉江西觀察使制

勅鍾陵奧區楚澤全壤控帶七郡襟連五湖人推征賦之
饒俗擅魚鹽之利靜則易理動則難安思得良能以臻富
庶選求之下是舉僉諧中書舍人紇干泉氣惟雅茂才實
變通黃鍾涵待扣之音青萍蓄善割之用早以俊造播其
馨香霜臺竦介立之標蘭省蔚和光之操洎司綸綽益茂

聲猷粉澤惟工克贊鳳池之美溫華自潤皆推鴻筆之資
蘊商也之文可以華國布求也之政可以觀風是用輟於
演綸付之廉問必能宣我大化蘇其遠人佇聞來暮之謠
必有借留之思爾其簡以臨衆清而自持惠養益厚於疲
羸操斷無遺於桀鰲一方之任不愧於前賢五字之精永
光於禁掖仍加中憲式峻外臺可江西觀察使

授鄭亞桂府觀察使制

勅地連五嶺川東三江直千里之奧區雜夷風之阜壤靜
則可理動則難安思得長才以綏裔俗求於僉論多曰汝

諧給事中鄭亞識洞古今情惟端愿富三冬之精學控六
變之雄文早昇甲乙之科雅有詞華之譽周旋粉署堂堂
表題柱之榮糾正霜臺肅肅有埋輪之志人推長者時許
多能洎入贊黃樞超居青瑣彌縫闕漏袞職以之無遺參
酌憲章國典由其益振朕方宏理道志切惠人精求廉問
之才用廣移風之化爾宜將我誠意布其惠和撫俗必務
於潔廉奉已宜思於簡儉無以地遠而忽其簿書無以官
尊而怠於統馭將期富庶必在嚴明承我寵榮勉思報効

授李儼隴州刺史兼防禦使制

勅隴陝之西地連番境雖舅甥和好絕塞無虞而邊徼撫
循長才以藉爾武能禦寇智可圖功早推奉國之誠共許
統戎之畧及位分六校職長千夫爾彰夙夜之勞益盡爪
牙之用是思寵擢委以疆場爾宜推赤心以任人勵元甲
而訓士約以奉已忠以報君無興踴虜之功更起事邊之
計靜能制動安亦慮危勉而行之富貴可保將表戎旌之
盛仍兼專席之榮可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刺史
防禦使

授薛廷範淮南副使制

勅考功郎中薛廷範等吾命重臣往鎮淮海其所選署賓僚得以參用朝列伊爾廷範爲時所聞可昇天子之堂早入賢侯之幕周旋不忘乎中道出處必踐其正途輟茲考績之能俾倅戎旃之盛爾能以侍君之道以奉帥則無往而不適矣惟孜與球皆鄆之舊僚也能以通方佐成茂績至今庸蜀人多懷之至於參佐計司主領院務統兩地之權筦專五銖之鑄造各從其請以展良能勉副已知用光所舉可依前件

授盧戡桂州副使制

勅前江陵縣令盧戡等藩方之命案察雖得以上朝廷亦擇其可者而授之至於昇副車首賓席自非賢才孰充佳選戡尚義有聞積學多識去於榮進樂在閑放以是爲請宜乎得人由山立而下或以吏能發爲官業或以詞藻蔚彼雋髦各從所適之宜以廣用人之路銀章赤紱耀彼華筵可依前件

授鄭齊之靈武副使制

朕以靈武重鎮控制西戎故選於和門付以油節思得幹用以佐參畫如聞齊之自得科名留心政術奉沙漠之使

佐權筦之司口不告勞人稱奉職某與思謙臨洎思退皆
鑽研文學承襲軒裳暢彼聲光端其操履是可以佐樽俎
於台席奉指教於才臣而八達九衢曉巡夜警亦執金吾
之重務也咸允章奏無忝所從可依前件

授鄭公與鎮州副使等制

勅大厦將構必藉良材雲幕既開是資髦士况易水居常
山之北容川當桂嶺之南惟是徐方俱爲重寄凡所選用
誠皆得人爾等或以文學進身或以簪纓襲慶勉思公舉
無忝嘉招至於佐戎幕而靜轅門輯政刑而撫凋瘵亦副

車之任也正郎命服吾豈恡焉可依前件

授田密相州長史等制

勅田密等並以才識聞於所知主帥上言計司有請各從所便分以命之仍假憲臣式彰優寵

授王叔政洪州別駕等制

勅前綿州刺史王叔政等罷專城之印題別駕之榮休摧虜之策遷語掾之任此朝廷所以舉才而振滯也政緣吏昇珩以文進分符得理人之術佐賦有羨入之績隨薦實來有司上奏爰因所舉各類所能厚祿高名無忘効用可

依前件

授崔郁南鄭縣令等制

勅前藍田令崔郁前登封令鄭倚前陸渾令李元夔前京兆尹戶曹李廡等撫鰥惇奉陵寢本於廉白藉彼恪勤爰因參調之資是奉選求之命銓衡之下雖欲掄材資品之間固難專授勉膺獎任無俾蔑聞郁可興元府南鄭縣令倚可鳳翔府天興縣令元夔可莊陵令廡可高陵令

授李瑤雲陽縣令等制

勅李瑤等京縣理劇綱曹糾違書殿讐校之清閒光祿膳

饒之承副從容於蓮峯之下籌畫於雲幕之間苟非才能
不預斯選以瑤等或職任脩舉或文業優長用是被之寵
光旌此休問各從其適無忝已知可依前件

授高元裕等加階制

勅國之肆眚必布霈澤所以惠及於下也爾元裕國之重
臣守我封部能以惠化富吾疲甿其地分內外之任盡勤
勞之誠皆以所能舉其官業是用因茲大慶錫以崇階各
敬爾儀無忝休命可依前件

授內諸司及供奉官敘階制

勅設堂陛所以辨等威置階級所以彰貴賤苟可授者吾無愛焉爾等或司我繁重夙夜無違或侍吾左右勤勞不懈而皆溫和平性廉潔終身方將委以腹心豈止加於爵位爾其率職以事上用降以持滿勿以貴而驕人無以高而自忽保茲貞吉以永休光可依前件

授韋慤裴識等加階制

勅記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蓋以階級旣崇寵榮斯異疏封錫命列土承家爾等或才推粉澤豈唯五字之工或任重藩垣自茂一方之績或官居象月或位應列星或擁綬

騎而分九衢或奉瑤墀而總六尚皆聿修官業克紹家風
爰因慶澤之辰更舉山河之誓宜思帶礪永保簪裾可依
前件

授李駢等加階制

勅慶澤可以示恩榮貴階可以顯勞績至於敘進則有彝
章况爾等咸以儒業吏能累更事任久而益茂志且不渝
方承覆簣之勤宜錫崇基之漸封妻蔭子斯足爲榮可依
前件

授孫簡等加階級制

勅上造出秦中涓自漢古所以敘武功今所以寵文德施
恩布澤今古同途爾等皆道光儒業任重藩維才膺厯試
之難德茂歲寒之操或卿曹副貳多推幹用之方或正殿
贊陽共許詳閒之美况橋山奉職鶴禁來儀旣讐事往之
勞亦舉優賢之典河山在目帶礪爲期克保初終永光胄
緒可依前件

授盧宏正等加三品階制

勅夫門交檠戟身耀金紫抱孫可蔭顧室增封自非峻級
崇階其何以致爾等或以強學潤已武畧登壇或望重瑣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二
三
闡輝華於粉署或道光憲席輔相於青宮或以長才累更
事任或以吏道久領郡符用則殊途事皆一致爰因慶澤
以布恩榮勉思階級之高無忽柔謙之誠可依前件

授內官加階爵制

勅惟善是求有榮必報命其開國賜以崇階轉遷於禁掖
之間優寵於樞機之地我有承命爾其敬之具官某等周
旋左右出入宮闈盡誠敬於寸心守貞廉於直道皆能介
然自處蔚有休聞念其歲月之勞被以寵章之美宜思奉
國永保宜家可依前件

封石雄妻索氏涼國夫人制

勅西川貴族南國華容代有功勲門多閭閻早以懿德婉
于元臣旣推內輔之才頗蘊中閨之德是宜疏封表貴開
國旌賢蘭儀永配於金夫蕙問更光於石筭勉思健婦以
佐良人可封涼國夫人

封竇澣等母邑號制

勅古者男子生則射以桑弧蓬矢蓋取欲使有事天地四
方也及長而貴則光其六姻况當高有親堂室自立不有
嘉命曷彰令儀具官竇澣等母某氏等或以衣冠胄允或

以勲績緒餘皆知訓子之方早識從夫之義爰因濡澤各
俾增封式示恩榮用光閨闔可依前件

授韋正貫京兆尹制

勅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
趙張邊延馳名兩漢而不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
吾豈易哉爾敷用政術列爲殊科再昇文字之途一舉雲
霄之路近者拔於郡府以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通
變適時之用煦若春日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
驥馭而追風自遠重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訖事而物力

安舒設禁而寇攘帖息是用嘉乃成效寵之正名爾其奉
上思盡臨事思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
劇勿紊居閑勿遺俾椎剽絕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
克揚顯績用繼前脩可依前件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目錄

舒元興

牡丹賦

有序

祭九宮祝版不稱臣奏

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

上論貢士書

貽諸弟砥石命

并銘

長安雪下望月記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問國學記

鄂政記

錄桃源畫記

悲剡溪古藤文

養狸述

斲琴志

玉筍篆志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陶母墳版文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七

舒元興

元興婺州東陽人元和八年進士大和時累官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平章事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爲內兵所擒族誅

牡丹賦

有序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於深山自幽而芳不爲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果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

京國牡丹日月寢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
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
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
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
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
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
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
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
何傷焉或者不能對而退余遂賦以示之

圓元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
得之發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
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
曉驅動盪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
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
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
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裹者如舞側者
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疎者如缺鮮者如濯
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上下次鮮鮮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

連接晴籠畫薰宿露宵裛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颭
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或垂然如
縋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
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
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玉欄風滿流霞成波
厯階重臺萬朶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顏
已酡角街紅釭爭顰翠娥灼灼天天透透迤迤漢宮三千
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發
銀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於羣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

凝睇相看會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
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
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窗紗髣髴
息媯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脈脈不語遲遲日斜
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是競孰知
其他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
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蕊如金屑妝飾淑質玫瑰
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歛迹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
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

之產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爲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翫以徘徊

祭九宮祝版不稱臣奏

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盥前件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旣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

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雖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命禮官詳議冀明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誤典因此可正

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

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於朝自

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

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

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脩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

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
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旣如
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
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
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
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
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
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
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

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
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肖污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
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人有
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
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
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
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旣下而法不
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
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

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
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
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
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
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
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
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
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
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

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旣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脯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全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

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
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
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
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
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
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騫關鍵固
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
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縱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
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

臣何幸死罪死罪

貽諸弟砥石命 并銘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
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
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
心於胷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綠水色長不滿
尺濶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
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
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

細故不能速利堅錫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
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
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
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
利物以剛質銑利苟斲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銑
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
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
性全則豺狼鷙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
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

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
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覩汝輩趨向爾誠全
得天性者况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
其必非彫缺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
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
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
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
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
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今會鄂騎

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
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
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
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祇在爾砥之而已不關
他人若砥之不已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
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
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勛
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劍之鏹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

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長安雪下望月記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寰埃宜寫目放抱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多高我不與並日旣夕爲寺僧道深所留遂引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沍雲駁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凝照東方輾碧玉上征不見轍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

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
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岩驪巒羣壘含光北朝天宮
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瓌珪疊璐出空橫虛此時定身周目
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莪莪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
濯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眾骸
躍舉若生羽翎與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冲然而不知
其足猶躡寺地身猶求世名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
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遁不諱言不譖聲復根還始認得真
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邪且冬之時凝

汭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某以其寡不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啟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於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

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甃道以監之鷄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戟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得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

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南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憇於雜事巡使之地旣寓於小胥則我賓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盆而入誼譁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漣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意耶上元二年

侍御史劉儒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旣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

果以寓直省院爲歎迺議於中丞中丞深樂之卽時啟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革之豈直柏署之光乎實羽衛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應卽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迺以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爲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三院爲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

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爲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製自中書南廊架南北爲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回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欂栌棨戟麗而不華門窗戶牖華而不侈名木脩篁新姿如舊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案筆硯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來謁入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之嚴固

不俟戒而自肅焉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爲天子耳目
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整而天子不尊也天子
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
廷至於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
者之心耶謹案高宗天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
時有司經度曾不自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
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爲御
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
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於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

命其記於是乎書仍題中丞雜事洎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問國學記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毆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元與旣求售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以自爲下士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墻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

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
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
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子愧非鴻學方論不敢
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
墾爲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
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久爲官於此者
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子
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
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俄又歷

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顚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自室之時則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暇暖祖述之憲章之發揮於鄒魯恢張於洙泗上磨礪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

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宏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邸廟梟夏逆首殛潞

姦帥拔魏世家比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澥無揚波
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
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
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
繹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以自
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
荒之大畧以諭有司

鄂政記

高平公以今皇帝三年春出鎮鄂實澤國地連大別雲夢

洞庭穆陵控扼勝勢號爲東南巨鎮與江陵會府不侔來
臨者苟能惠百姓軍旅必咨怨苟能富軍旅百姓不堪命
二德旣不易備朝廷亦難其材自高平公爲政顓以誠信
惠和撫下軍旅受其撫勇知方百姓受其撫恥且格繇春
到秋政與稼且成至明年公知民心安軍心雄乃次視閭
井城隍有陋狹不快人心者皆開張治本鄂城置在島渚
間土勢大四凸凸者頗險凹者瀦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議
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閭巷修通衢種嘉樹南北繩直
拔瀦浸者升高明湖澤瘴癘勿藥有愈郡城舊制陋屋駢

聯自十二戟南直土地隘塞若人胸次不開將佐序宇次第甚牢落州佐掾署亦牢落公正立戟間指吏徒拆去陋屋南抵城墉下南面北嚮立射侯軍容佐西翼東嚮立牙門料將院東翼西嚮立州佐六掾院長廊聯軒萬門呀呀中央廣除得以講校戎律班布等列霜戟洞啟公堂耽耽每至朔望日軍吏畢謁威容大脩有以見堂堂儀觀不可觸犯也然後知皇唐諸侯王之爲貴耶鄂之軍實三萬先時營宇皆曲陋低下歲有墊溺師徒患之公心亦患之引車出郡壘東門之外良地伏在莽下公自得心識手開畫

之創新營凡一十五所合三千間瓦鱗鱗檐盈盈軒門對
開欬呀風雷若有神物借助其功觀人駭目目不前見居
人廬舍先不如法者皆自我如法肯與瑣瑣胸臆經營細
碎不副大君委重柄之意者齊肩乎則知公之爲政不專
於鄂枝郡亦猶鄂復明年巡封略問遐邇一若門門有公
猶疑將校僚吏卒伍元元咸不勝公惠熙熙相賀自謂長
庇公德宇下道路合聲王人中貴聞政聲到闕下天子聞
至五年冬十二月下詔徵公尹河南河洛人賀聲動河洛
江漢人喧聲動江漢天子又聞二地人賀喧聲愈知公仁

深不三月復遷公福上黨上黨父老喜躍攜壺漿簞食逾
太行迎太行素險巇鄂人聞上黨父老迎我公過太行去
若火入腸臟相與自相尤曰我曹皆公庇蔭貽惠父母生
我公實活我今公去郡恨無史氏記不書我公德不光照
本邦是我曹負公也非公負我曹也胡不率大宣聲音詠
思我遺愛使隘衢陋巷幾採教化者聞必寓於風雅立疑
則天子史官得詳載史策遺愛遺惠豈謝古人耶是心愈
見公德如卿雲景星所出必爲國瑞所至必爲人福不顯
在一方而已某聲名陋小未縻人爵不敢擅斷石懼累公

德但直錄鄂人詠思之言將上告天子史官厭塞鄂人望
若河南遺愛洛多君子因以爲民疑詳矣上黨新政方大
未可測酌非陋文褻述也

錄桃源畫記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
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
江河同有深而綠淺而白白者激石綠者落鏡溪南北有
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
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

鋪水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鷄玉其羽
有狗金其色毛傴僂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
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
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
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
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高處有壇層級沓玉冰
壇面俄起燼竈竈口舍火上有雲氣具備五色中有溪艇
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柷意狀深遠
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

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裏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坐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悲剡溪古藤文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子以爲本乎地者春到

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溪上人有道者
言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膚以給其業噫藤
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
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
致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
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乃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
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
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重皆不啻掘驪龍珠雖
苟有曉寤者其論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

果自謂天下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
骨折入於折揚皇荂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
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下筆動數千萬
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籐命易甚桑葉波浪
頽沓未見其止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
工嗜利曉夜斬籐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
況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籐生於剡矣大抵
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
橫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爲天閔子謂

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溪籐之流也籐生有涯而錯爲
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籐而已予所以取剡籐
以寄其悲

養狸述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
而喜愛其體趨其文斑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
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爲
某居時曾爲富家廩墉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
有鼠絡繹然某旣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爲羣雖敲拍叱

嚇略不畏忌或斃黽倪跽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
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
碎若夜時長留缸續晨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
或缸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
奈何或知之借櫝以收拾衣服未頃則櫝又孔矣予心深
悶當其意欲掘地誅翦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
癢疾自獲此狸嘗闔關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
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
狸忽躍起監瞳迸金文毛磔班張爪呀牙劃洩怒聲鼠黨

帖伏不敢竄狸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捎首擺瞬視間羣
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
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
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嚮之韞櫝服物皆縱橫拋擲無
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
吾得高枕坦卧絕瘡痂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
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
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
今人之家苟無狸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爲鼠室宅矣甘醲

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幬之間
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
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
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
而屈原沈以此推之明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
猶嚮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躍
亦必反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狸而得其
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諭於在位之端正君子

斲琴志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
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樸成輒叫索清
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水
噴出瓏璫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
人見樸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
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
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懵其所以爲沈生乃絃素絲七條
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峰橫空鳴泉出雲鳳
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耳覺毛骨

聳擢中見鏡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
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
駕肩太古濶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朧朦嘻木
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
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
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
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况槁木無朕而責其
必無惑邪子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
遇懼異日斯琴流於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

土矣故志之

玉筋篆志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受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

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
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
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嶺今荆壁爲璽
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
者躋巔得見某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
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
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
壁霜晝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眎之
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

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芻圻裂玉筋欲折子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子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子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

吁冰旣卽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跡固爲門戶見覩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媿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實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

方之賓禮儀與其言語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

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粉黛
國朝浚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
焉祇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
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
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宮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
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
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
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崑之
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

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崑峽焉故
命寺乞此名以大厯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
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
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
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
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
諷手開榛蕪亶而立困章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
月上座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
主廢興爲己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

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
三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
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
廊殿陰有北方挂金革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
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
而寬植木而陰河山參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
者宜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
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鑒旣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
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

訴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崑重崑無峽無友釋官斯闡上矗星斗虹霓梁棟日月
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飈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
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於後

陶母墳版文

并序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
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
舐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
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

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
子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
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陶母之字
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方
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
秦吳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
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
鮮矣英英哲母煦然化成成之中而能毆其子歸其有極
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

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卓往赫來爲
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
爲隣後千萬年卜誰爲隣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
斯墳更高